

卷三

第一回

嫩江半雲友輯
鷓鴣草菱俗生聞

白眉仙庭燎雪鼓

黃犢客角掛珊瑚

詩曰：綠牕虛。

苑鳥消長晝。

舞劍發寒光。

誰憐瘦。

緬茲宇內人。

皆昔衣冠貴。

變滄桑。

面目渾忘舊。

甘自豨其地。

心先默。

才士振頽波。

洗却乾坤塊。

亦開頤。

莫把雙眉鎖。

歸酒對殘縷。

書名 引鳳簫十六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半雲友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9
編號 D8662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引鳳簫十六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双紅堂
小説
79(3)

別鳳簫卷之三



第九回

歷遍煙波回故里

相求聲氣各天涯

詩曰。落日停橈採白蘋。

空將遠意問行人。

音塵杳々經千里。

芳草萋萋又一春。

每向詩中成晤語。

還於夢裡得相親。

燕山明月吳江水。

照見飄蕭鶴髮新。

且說白眉仙自訂盟之後病竟痊可仍舊訓課朝夕不



科 2016

一日盛暑。眉仙坐於庭中乘涼。紅英送茶至館。見眉仙不在。將茶拿至庭中。對眉仙道。白相公今日熱甚。我送一壺茶在此。與相公解渴。眉仙道。既有茶。可放於館中便了。紅英不走。立住了。帶咲覷着眉仙。眉仙只做不看見。轉過臉坐着。紅英自覺沒趣。也不把茶放在館中。竟自進去了。原來紅英暗想眉仙。必如秋生之輩。欲與通情。豈料眉仙莊心蕪之。紅英反不悅起來。到夫人面前。請說。我適纔送茶至館中。方欲放桌上。白相公伸手來接。將我手捻一把。對我皺眼。咲一咲。我却不敢採他。奔了進來。夫人大怒道。為人師長的。起此淫亂之心。甚

是無禮。遂至鳳娘房中。來說其事。鳳娘道。白生文墨之士。豈有此邪念。且察一的實。然後好說他。霞蕭道。今日且不要說。等小官人放學進來。問他就曉得了。夫人點頭稱善。少頃。金聲進來。不見夫人。竟到鳳娘房中來作揖。夫人問道。早上紅英拿茶出來。可曾吃麼。金聲道。沒有。他曾拿至館中。見先生在庭中乘涼。就拿至庭中去。我見他對先生說了兩句話。連先生也不見吃茶。夫人道。先生可曾對他咲麼。金聲道。不曾。我只見紅英立住了。對先生咲。先生背轉頭不理他。前次的秋先生與紅英時常說咲。今這白先生。再不曾。夫人道。是了。想是賤

要去勾引他。却不睬。賤婢反來搬這是非。遂與紅英來。將金聲之語問他。紅英是說出真情。俯首無語。夫人大怒。將紅英痛打一頓。虧鳳娘霞簫勸住。從此將眉仙敬禮如神。紅英也不敢謗譖。也不想求合了。眉仙在館中。日夕訓課之餘。留心詩賦。就教金聲學做文字。金聲生性聰明。略說就明。略學就會。實主甚得。不覺一住三年。其年是神宗十二年。改號元豐元年。王安石為相已久。神宗亦厭其久專國政。那時大奸呂惠卿知帝厭安石。遂出其私書與神宗看。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有一個監察御史蔡確。亦安石所為。今見帝厭安石。乘馬入宣德門。又與衛士競以賈直諸大罪。神宗聽之。遂罷安石之相。判江寧府事。此所謂養虎自噬。安石亦使人攻擊惠卿之罪。遂亦罷免。復以王珪為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凡放逐之臣。盡行召還。復職。趙陞不題。且說真先白公。自劉釗救出。買舟而逃。白公亦作漁翁打扮。在五湖中泛濫。劉釗捕得魚來。賣了侍養白公。故當時惠卿雖行文天下。緝獲誰去五湖中尋捕。此時王安石與惠卿俱罷廢。禍患已息。白公知之。謂劉釗曰。我蒙汝救援。又蒙奉養幾年。今幸權臣褫職。風波蕩平。今可歸故里。重見天

日。你亦不消打魚。從我回去。娶一妻子與你。完爾夙緣。亦當酬爾之勞。劉釗欣然。樂從。遂又將漁船變賣了。夢作盤費。隨白公起早。從青州來。一路勞頓。不必細說。到了樂安縣。白公與劉釗走進城來。見光景。比前又是一番。正所謂

城廓依然在。

人民半已非。

白公一路傷感。已到留隱村來。只見碑亭頽圯。碑坊毀撤。正不知為着甚的。不覺觸物傷情。墮下淚來。步到家來。只見門徑依然。荒涼特甚。婉兒在門前彎背。雲掃地。白公喚道。婉兒。我回來了。婉兒抬起頭來。看認得是

老主人不及回答。撇下茗帚。直到裡邊。報與夫人。夫人半信半疑。忙走出來。白公已進堂上。夫人相見。各持抱。痛哭。夫人問道。聞老爺在獄不見。未卜吉凶。日夜懸心。不意今日重得相見。婉兒來叫了頭。劉釗亦拜見了夫人。夫人問是何人。白公道。我在獄中。虧此人救出。不然性命委於溝渠矣。夫人道。此人何姓名。因甚燒得。就救老爺出來。白公道。他姓劉名釗。綽號黑飛神。原是漁家出身。因有飛身遠縱之術。被盜逼勒入夥。昔年元霄時節。打劫我家。因獲住。我贈以金帛。放去的就是他。已後。原去打魚。因要娶妻。借錢。後償官無措。又賣妻賣船。

只是不足其數。因此來投我。這我上京去了。他就隨上京來。曉得禁在司刑獄中。遂中夜踰墻而進。竊負而逃。又買舟避於五湖中打魚。來養贖我。今日安歸。皆其力也。夫人贊嘆不已。遂命昔日看庄老嫗。先治酒殺與劉劉吃。白公問道。孩兒怎麼不見。夫人含淚道。自老爺在獄不見。朝中又差提騎來拿孩兒。虧了袁方二友。曉得勸他出奔。故不曾被逮。提騎又到家來搜。我哄他上京探老爺消息去了。故此提騎方去。見了碑亭牌坊。不知為甚。盡行推毀。今尚傾圮如故。白公道。這是鮑知縣。我蓋造的。故此推毀。今鮑兄不知何如了。夫人道。自老爺被逮去後。他就掛冠棄職。不知去向。白公道。高哉高哉。又問道。孩兒出奔往何處去了。夫人道。那日忽出門。未曾說往何處去。今尚未知下落。白公又淚下道。我今日禍息而回。孩兒何日得歸。又不識路徑。不知何往。吉凶未保。又南子北。豈不痛哉。二人不覺大哭一場。白公道。這幾個家人那里去了。夫人道。自孩兒出奔之後。眾家人見門戶蕭條。都投勢煽人家去了。惟婉兒。喜昔年看庄老僕夫婦。日夕相依。以供一應炊爨。洒掃之事而已。白公聽了。點頭嘆息道。吾不意世態炎涼。一至於此。正所謂

囊頭黃金盡。

奴僕反欺主。

夫人治酒與白公叙話。幾年相別之苦。媿兒進來報道。袁相公方相公着家僮送一担米。數尾乾魚。在外邊白公道。可是袁濟陸方端如麼。夫人道。自孩兒出門之後。全虧這二人時常來慰問。送米擔柴。百事周濟。真世上難得之義士。白公道。這等人真叫做死生相為的朋友。贊嘆不已。遂命收下。白公走出堂來。對童子說。又勞你送東西來。可替我到謝二位相公。說我回來了。今後不消送來了。明日我親自來致謝。遂留童子中飯而去。童子回家。對二人說。知白爺歸來之故。二人歡喜不勝。遂同來慰問白公。白公迎接至堂中。二人忙拜叩道。老伯遭無妄之禍。流連數年。今得安歸。姪輩欣幸無地。但老伯失迎。問白公再三致謝。端如道。老伯被逮時。尚蒼髯鬚髮。今歸來。已兩鬢堆霜。真可傷感。漸陸道。老伯在獄不見。果怎生出來。何處避難。姪輩今尚未知。白公道。虧了當年釋放義士黑飛神劉釗。他因借青苗錢娶妻。後家錢無措。只得鬻妻賣船。尚償不足。故來投我。又被逮到京去了。他就隨上京來。我在獄中。他有飛縱之術。暗牆進來。救我而逃。在於五湖中。打魚度日。避這幾年。今已僥倖。歷遍烟波。重歸故里。與君輩相會。皆再生之

我今日回來。方曉得小兒逃避之後。家中成仗。二君
濟。真沒齒難忘之大德矣。二友道。惶愧惶愧。未知眉仙
兄能知信息回來否。白公道。二位可曉得他往何處去。
二人道。那日出門。未及問得其時。是我二人勸他去。
今日原是我二人尋他回來。白公道。家中扶助之後。尚
未少。敢又煩上君遠涉乎。老夫寫出文。遍告天下。他
若知我歸家。必然回矣。二人道。天下甚廣。那裡出文遍
告得許多。我二人又關在家。自古道。全始必全終。敢以
速。辭乎。但不知白兄何往。在那一路去尋。好端如
道。我有一計。白兄此去。搃不出霄壤之外。訪盡天涯海

角。料必尋着我二人。分南北二路去尋。但誰往南。誰往
北。漸陸道。這却不難。拈闔便了。遂將紙寫成二字。一南
字。一北字。搓圓放於檯上。拈着其字者。即往其路。二人
拈畢看時。端如得南字。漸陸得北字。時婉兒在傍。聽得
要去尋小主。遂向前道。既二位相公要去尋我家相公。
我亦同去一尋。二人道。我二人分南北兩路去。汝從那
一路去好。三人正論間。只見劉釗從外進來。白公道。這
就是義士黑飛神。二友視之。果然形狀奇突。白公對劉
釗道。可來拜見袁方二位相公。劉釗遂各揖過。便問道。
二位相公在此所議何事。端如道。因要去尋白相公。我

二人分南北而去。婉兒亦欲同去。只是從那一個去。姪故此議論不決。劉釗道如此說。少一個人從去了。我今開在此。老爺是我引去避難的。難道小主去尋不得的。就是。我從去便了。端如道。真正義士。名不虛負。只是你兩個何南何北。漸陸道。可將先前二闖。照我二人之法便了。一人依之。婉兒拈得南字。劉釗拈得北字。議決各從一人。白公見二友堅意要去。又婉兒劉釗欣然樂從。只得治酒餞別。因說道。我一人造孽。致小兒遠竄。今又勞二君度越關山。跋涉險阻。皆我之貽累也。二人道。姪輩忝為令郎兄。垂髫結契。不啻金蘭之義。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皆吾輩分內之事。寧以天涯長遠。致老伯詩。垂念乎。白公各贈白金十兩道。吾因久出在外。家業凋零。無甚厚貲。相贈此些。聊伸微悃。二友道。此小事。若要老伯勞心。措辦盤費。視姪輩真鄙夫矣。白公道。些微之物。算不得盤費。略助一鞭之力。二君雖不取貲。老夫豈有隨去。二人反要二君恩惠乎。二人只得收下。婉兒與劉釗各去。收拾行囊。白公亦各與白金五兩。藏在身邊。二友臨別對白公道。姪輩去時。若得就遇白兄。同回尤妙。倘不能訪着。移延歲月。望老伯在家請寬心。無掛念。二友遂即拜別。白公亦感泣相送出門。二友又同

引鳳簫 卷三
着劉釗婉兒各回家去。收拾行李盤纏。四人各分南北。上路奔尋去了。未知何人可先遇着眉仙。必竟相會得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西湖泛神機式告

南鴈歸天倫收叙

詩曰。路入烟霄一徑微。

山深人跡到應稀。

風生樹杪聞猿嘯。

兩過溪頭見鳥飛。

苔長翠錢粘蠟屐。

梅飄香雪點春衣。

尋幽不覺歸來晚。

幾處寒鴉噪夕暉。

却說方端如同婉兒望南一路來尋眉仙。每到一處。見

茶坊旅店。庵觀寺院。都進去訪問。並無踪影。一處訪不着。又到一處去查察。只是沒個下落。不覺經過幾個省。城無數郡縣。將有數月。端如道。婉兒我與你兩個。東馳西走。並無頭緒。方纔我聽得人說。這裡是湖廣麻城縣了。且進城去打聽。可有善卜的。問他一卦。往那一路去尋好。二人算計停當。竟進城來。真正車馬雜沓。商賈紛紜。好個富饒地面。二人閑走。見卜課的先生甚多。却清冷坐着。端如道。清靜獨坐的。課術想必尋常。不要去問他。二人東穿西走。兼打聽眉仙下落。看。傍晚。只得投了宿店。端如問店主道。這裡可有善課的先生。店主道。

卜課的儘多。鄰近就有十來個。只都是騙了卦錢胡亂說幾句。送你起身便了。那起卜得着。西街上有通靈土地。祈夢甚驗。只消睡在廟裏一宿。那土地就托夢來。若依夢行之。事必靈驗。本縣百姓。都於此廟中求夢。端如聽了大喜。明日侵晨。虔誠齋沐。就備了香燭之儀。來到廟中。先進去焚香禮拜。訴心情。禱告已畢。原回店中。用了晚飯。命碗兒宿在店中。自己拿了鋪蓋。到廟中就睡在神座之傍。思量眉仙不知何處着落。又思量不知土地托夢如何展轉不寐。至中宵倦極。方兩眼朦朧。見自身座於船內。到一湖中。只見遊船如蟻。錦繡奪目。端



家白。此湖甚名。因何遊客如此之多。船家答道。西湖少頃。見一隻凶船撐來。見一人探頭出來。端

如兒是眉仙。忙將手亂招道。白兄白兄。我特來尋你。可快過船來。兩船將近。見艙中一女子。頭戴金鳳冠。又有一女子。傍立吹簫。眉仙攏船欲走過來。二女子拖住不放。端如用力去拽。把船一側。端如失驚。一跳醒來。乃是一夢。端如大喜。時已鄰雞三唱。就起來拜謝了土地。收拾鋪蓋。回至店中。對碗兒說所祈之夢。又道。西湖乃杭州所屬。今竟往杭州去便了。二人歡喜不勝。謝別了店主。望前進發。一路亦不去訪問稽遲。不幾時已到杭

城。因夢中之事。日。往西湖打聽。不見影響。訪有月。端如對婉兒道。神夢似有因。今既到西湖打聽。怎麼無下落。難道神亦欺我。又轉一念道。神言必非淺。雖說西湖未必即是西湖。我今凡杭州府所屬縣分。去訪察。少不得尋着。算計停當。二人遂到各處府廳。縣尋訪。只是不見。未後到新城縣來。城中遍訪一番。又到城外來尋覓。又有教日。偶一日二人打從牧雲庵經過。端如道。此庵雖荒涼。也要進去看。遂同婉兒進庵內。一看。寂無一人。婉兒道。出去罷。熱鬧的所在。尚不見此庵鬼。也沒一個。看他怎的。端如道。既進來。且看。去。二人走入客堂中。婉兒道。壁上有幾行字。相公何不去看。端如道。在那裡。婉兒指道。這壁上不是。此一看。正所謂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

端如擡頭一看。詩後寫着齊東寓客白眉仙題。端如忙舉足踴躍。拍手大笑。看。那邊壁上的詞。見書眉仙白引題。益發歡喜。笑做一堆。婉兒問道。相公為何這樣快活。端如道。牆上的詩。是你家相公做的。好了。好了。海底撈針。如今撈着了。婉兒道。相公不要空歡喜。此庵荒涼異常。人影也無。未必相公住在此間。或者偶然經過。題

詩於此。又往別處去了。亦未可知。端如一場大喜。被婉兒說數句話。意趣索然。手足顛倒。坐於檯上不動。婉兒道。相公不要敗了興。且去尋庵裡人問聲。就曉得了。端如道。我懶走。你去問聲罷。婉兒遂四下尋覓。到後園見一老道人。劬菜。婉兒忙向前作揖道。老道友。白相公可在你庵中麼。道人回道。沒有。婉兒心中笑的一跳。只得又問道。山東白相公題詩在你庵中牆上的。道人道。去了。婉兒愈加驚惶。又問道。那裡去了。道人道。往城中金侍郎家坐館去了。婉兒心上方定。問其詳細。重到客堂來。見端如呆的坐着。婉兒道。如今該走得動了。我家相公在城中金侍郎家坐館。問着的實。可尋去罷。端如聽說。喜動顏色。氣力復加。同婉兒進城。問着金家。見門上無人。竟走進去。喚問道。白相公在麼。眉山道。舉筆與金聲改文字。聽得有人相喚。只道求他寫扇作文的。慢步出館來。問道。是誰。眉山見了。尚不知是端如。端如見是眉山。忙踉至堂中。下禮道。老兄安寓於此。弟何處不尋得到。眉山答禮。立起身來。仔細一看。總認得是方端如。重又下禮。驚喜的言曰。老兄長途跋涉。何以訪得至此。方問問。婉兒亦進來叩頭。眉山大喜道。你怎麼亦來了。命坐於檯上。自己挽着端如手坐定。問及白公消息。

家中別後夫人安否。今何故來尋。細問來音。端如遂將白公在獄。虧劉劉救出。逃湖歸家。中幸得安寧。又將二友分路南北。跟尋自己。祈夢來杭。適庵中觀詩。訪得之故。前後備述一番。眉仙致謝慰勞。金聲知先生家中來的人。進去稟知夫人。忙備飯於館中來。老僕來請眉仙。遂同端如進館坐下。老僕又陪婉兒於外。兩飲膳。端如謂眉仙道。令尊翁因懸望吾兄。故弟特來尋訪。今喜聚首。但願吾兄。即同回方。妙眉仙道。我亦朝夕思家。二親時見於夢寐。只因禍患恐未息。故不敢歸耳。今兄來。自然即同歸矣。豈有又留於此乎。端如道。不然。我前祈

夢。雖見吾於船中。將過船。有一頭戴金鳳冠。一傍立吹簫。二女子。拖住不放吾兄。船側驚醒。故今雖見兄。乞兄即歸方好。眉仙聽了。暗咲不已。端如問道。何咲之有。眉仙附耳低言。告以鳳娘霞簫訂盟之事。端如大驚道。真正神夢有驗。眉仙道。不止神夢有驗。我昔年與兄所遇黃犢客。他曾贈我數語。今想已都應驗。首句說駕一葉之扁舟。挾飛僊以遨遊。依兄言之。此二語。應於老父之事矣。又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之句。應於弟之借寓牧雲庵矣。至於鳳凰臺上。憶吹簫。又應於此也。只末句未審何為。既吾兄以神夢之事。疑弟。我今先密寫一別

書致二美。明日告明主母。與吾兄長往便了。是夜端如與婉兒留宿於金家。鳳娘知眉仙要回去。不好留得。又不好送別。只得先封白金五兩。玉簪一枝。傍晚使霞簫送與眉仙訂別。併祈莫負前約。眉仙亦致別書。對霞簫道。鄙人無物可贈。我向來所成珊鞭集。上下二冊。今將一冊贈與小姐。日後成姻。仍將上下集纂成一冊。完我二人之願。小姐不能面別。代我致謝一聲。霞簫接了別書詩集。又訂道。相公此去。長途保重。若到家。可即行聘來求婚。毋使我二人失望。各各涕泣而別。明日夫人置酒餞行。金聲泣道。蒙師幾年訓誨。恩實再生。今日遠歸。未知何時再會。教我何以為情。眉仙亦泣下道。不必悲傷。後日正長。何愁相會無期。又請夫人出來拜別。夫人將向來所積束脩。一併付與眉仙。外送白金五兩為路費。眉仙收拾行囊。檢琥珀連環盟書。藏於胸前錦囊中。凡朋友送的一應古董玩器。不好帶去。都把與金聲。命婉兒帶了行囊。同端如出門。金聲隨後相送。眉仙道。我尚要去別魏何諸友。不必送了。回去罷。金聲只得含淚而歸。眉仙先來別魏非瑕。非瑕道。弟竟不知。尚未一錢再三苦留住。下。魏非瑕遂去。拉何聖之沈雲朋來相餞。各叙衷情。明日魏非瑕贈絲繒二端。松綾四表裏。白金

十兩。何沈二人各贈數金。三人相送眉仙出城外。涕泣珍重而別。眉仙又到牧雲庵來。別空如贈綵繒二疋。白金五兩。以報留寓之德。從此三人催下頭口。望山東進發。路上端如問眉仙來時那疋馬怎麼樣了。眉仙道。死於庵中。因此留寓。端如又問來時曾帶珊瑚鞭否。眉仙道。帶來的。端如道。為何不見眉仙。默告已贈鳳娘之事。端如道。既如此。在弟身上。回去稟知老伯。行聘求婚便了。眉仙道。弟別後。兄可曾娶尊嫂否。功名若何。端如道。我是前年娶的。袁兄娶有三年。已生一子。我尚璋瓦未弄。是兄出奔之年。我二人就忝列饗序。二人你問我答。

路上不覺寂寞。又無甚擔闖。不幾時將到家。婉兒先背行囊。奔至家中來通報。白公歡喜無限。同長孫夫人出堂來看。眉仙進來。拜伏於地道。不孝子。播越在外。及難不救。母老失養。真萬世之罪人也。白公扶起端如。亦拜見。白公同夫人再三慰謝。遂問眉仙出逃幾年。避難何處。眉仙將寓庵中。館金家之事。細告一番。白公又問端如道。勞君長途跋涉。何以訪得到彼。端如遂將廟中祈夢。壁上觀詩。諸友餞別。細述始末。白公嘆道。古惟有身親者。不辭千里之勞。今君為友如此。愚父子將何以報。端如謙讓不已。夫人已置酒於外廂。遂邀入座。席間端

如談及道。當初白兄出遊時方弱冠。今已壯年矣。且喜向患蕩平。老伯可訂其結縭之好。室家有助。老伯之事畢矣。白公淚下道。我有此意久矣。因此枉禍。故不及此。今若得喬木門楣。照姻方好。端如道。有一事。正千里奇緣。將眉仙處館與鳳娘霞簫始末根由。盡情細述。白公聞說亦喜道。事實良緣。只是途遠。何人致聘。端如道。袁兄北往。何日得回。今小姪欲去尋回。故不能南往。我去絕妙。如今可令婉兒去求。必無所阻。若不然。白兄可置書於魏。非瑕亦可。我就此告辭矣。白公允諾。又謂端如道。君尋袁兄。還是幾時去。端如道。我今回家。一面就往北去了。白公道。為友忘家。真今世稀見之義人也。遂送白金勸許為路費。眉仙亦送白金二十兩。及非瑕所贈松綾一端。併送與端如。端如竟受眉仙之贈。固却白公之金。再四推諉。白公遂送快驢一匹。為行脚。端如拜受而歸。臨別眉仙道。但願遇得袁兄。不日就回。弟備得樽酒。與二兄話舊。端如謹諾。回家亦叙別一番。仍收拾行囊。乘白公所贈的驢。往北尋袁。漸陸劉釗去了。白公聽了端如的求婚之言。遂作一聘書。將金鳳釵一對。碧玉釵一對。錦緞四端。聘金五十兩。命婉兒藏好。多帶盤盞治裝而行。眉仙又將雅扇三柄。自己精寫楷書。古硯三

方送與魏非瑕何聖之沈雲朋三人致謝別意婉兒一
同置於行囊拜別家主望杭州進發未知求婚可成否
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燭炬奸自漸鷹犬

恭嶷尹親送鸞凰

詩曰春來紅紫遍芳郊

行樂堪憐少故友

騏驎尚淹千里志

鷓鴣空恋一枝巢

酒杯得意看花飲

茶白驚眠隔竹敲

也分林泉甘澹薄

山靈從此不相嘲



却說白公差婉兒往杭州金用武家來求婚那年神宗
皇帝駕崩太子煦即位改號元祐元年是為哲宗皇帝召

用先朝一班正人君子若司馬光文彥博蘇軾諸君之
輩執掌朝綱將安石所行新法盡廢天下翕然稱治時
王安石已死遂治其黨將呂惠卿建州安置召還金用
武知青州事金公拜旨促裝起身那呂惠卿勢焰之時
將人賤竄快其私憤今却輪到自已身上心中不忍不
肯離京奈聖旨逼迫只得將家中珍玩財物盡行收拾
裝上車兒帶了家小自已隨後趨行望建州來一路失
意嘆息行一步懶一步一日車夫道快趕去到建州只
有百里之遙了呂惠卿見說將近了心上憂悶愈增自

思到了建州。猶如入於穿內。正思量間。看。到一荒涼地面。只聽得樹林中。搖鈴號响。惠卿方回頭欲問車夫。只見二三十騎人馬。奔近前來。車夫見了。驚惶逃避。眾人竟將輜重車兒推去。惠卿不捨下車來奪。眾人竟將呂惠卿網翻連家小都網縛了。盡情收拾。連車推去。只剩一輛空車。惠卿睜眼看他拿去。好生不忍。又不該叫喊羣盜去了。在地上掙扎不脫。暗。叫苦。蓋羣盜路上見了車中許多財物。隨至此曠濶處。一擁奔出。却奪而去。惠卿正叫苦不迭。望見前面一對黃旗。上書欽勅。赴任四字。後面一輛車兒。行來將近。惠卿喚道。救命救命。只聽得車中那人道。可住了車。解了這漢子的綁。人走來。替呂惠卿解下繩索。惠卿自去解放了家小。車上那人問道。可是呂老相麼。呂惠卿見問。抬頭一看。認得是金用武。羞慚無地。只得向前叙禮。金公就於車上答禮。問道。呂老相。何亦至此。亦師相之命乎。惠卿俯首答道。聖恩賜謫。無所逃罪。金公又問道。何網縛於此。答道。適被盜劫。因咬牙聲恨。金公道。財物雖然劫去。得保老相之首領足矣。今我又蒙聖恩授予以爵。若比昔日三司之職。亦可相等。但老相既被盜劫。想盤費之矣。我於府庫中。借得路費銀百金。今以十金為贈。聊謝昔日逼

我來此。今得相會之意。惠卿聽金公數語。汗流浹背。堅却不受。金公道。幸毋辭。亦如青苗錢加利送還便了。呂惠卿益惶愧無地。只得收了。勉強致謝。金公就催車而行。大咲而言曰。饒君掬盡湘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惠卿聽此二句。自悔嘆道。我甘為權相鷹犬。今日被人唾罵。何面目見人乎。正在嘆息。適車夫知盜散。重復走來。駕車而行。反埋怨惠卿多帶財賂。致失車輛。要惠卿陪償。呂惠卿到了建州。終日愧悶而死。家小流落。不知所終。正所謂

不能個流芳百世。

只落得遺臭萬年。

却說金公一路回來。思量離家十有餘載。今且回家一面。然後赴任。遂竟往杭州來。家中早有報到。此時金聲已十五歲了。自白眉仙歸後。亦不聘師。日夕與鳳娘講論文墨。大通。知金公回來。遂出城迎接。金公到家。夫人鳳娘迎入。叙別。霞簫亦來拜見。夫人命治酒洗塵。問及數年別後之事。金公亦嘆息道。我當初為吳江知縣。出門時。鳳娘尚幼。鶴郎初生。今一已及笄。一已成了。我二人俱屬老邁。真韶光之易逝。樂日之無幾。遂與夫人商議道。孩兒尚幼。姻事可緩。女兒年已及笄。乘我在家。可擇一配。夫人允之。即令媒妁與鳳娘議婚。自此求婚者

接踵而至。蓋鳳娘才貌素著名外面。因金公得罪當遠。故無人求婚。今見金公陞職而歸。誰不垂涎。淑媛鳳娘。知求婚者日至。與霞簫議曰。求婚者紛々。倘爹々納了。他人之聘。將曰生置於何地。我又不好稟知二親。事屬兩難。倘不能遂志。我惟汝何以謝白生。汝後日若得與白生踐約。可表我此心。雖死無憾矣。霞簫道。小姐何急遽之甚。此事極易。待我去稟知夫人。竟說小姐向年之夢。夫人所知。前西賓白生名號。與夢相合。又珊瑚鞭。現在東床。非此人。誰敢袒腹乎。小姐雖無私意。曾以終身相許。今老爺若另欲納聘。小姐惟一死自誓。夫人素愛小姐。將此言一激。必然與老爺委曲耳。鳳娘大喜。取出珊瑚鞭。付與霞簫袖好。霞簫到夫人房中。見金公出外。惟金聲傍坐。與夫人閑話。霞簫進去。各萬福了。夫人問來此何事。霞簫咲而言曰。小婢有一言欲告夫人。尚不好說。夫人亦素喜霞簫。遂道有甚言語。可直說來。霞簫道。前年小姐常說所得之夢。夫人可記得否。夫人想了一會。道。可是什麼騎牛老人。同一白眉少年。手中拿甚珊瑚鞭子的夢麼。霞簫道。正是。夫人可曉得這白眉少年。是那個。夫人道。不知。你可曉得麼。霞簫回顧金聲。對夫人道。可問小相公。就得知了。夫人問金聲。金聲道。我

也不知。霞簫道。小相公。可記得今年回去的先生姓名否。可有號的。金聲道。我見他寫帖落款。俱是白引名字。其朋友來。稱呼叫他是眉仙。霞簫道。這等說起來。叫做白眉仙了。金聲一想。拍手笑道。姓名與夢還相符。這也奇怪。夫人亦點頭稱異。遂問道。但不知珊瑚鞭子。不識何意。霞簫袖中取出珊瑚鞭。遞與夫人道。只此就是珊瑚鞭子了。夫人見了。大加驚異。金聲亦駭笑。夫人問道。這是那裡來的。霞簫忙跪下道。小婢罪該萬死。夫人忙扶起。問之。霞簫道。就是白相公的。是處館之後。我走出庭中。採茉莉花。見床頭掛這鞭子。又見姓號與夢相合。遂告知小姐。故勸以終身許之。今小姐見求婚日。至恐老爺別訂姻親。屢欲自縊。小婢惶恐無地。故冒死來言。言訖。又跪下去。金聲喚起。夫人道。女兒家。這樣短見。既夢兆良姻。又非私通之醜。待老爺回來。說明與白家聯姻便了。珊瑚鞭留在此。你去回覆小姐。金聲亦隨霞簫至鳳娘房中。來諭鳳娘。鳳娘又告以霞簫同盟。日後願為偏室之情。金聲亦與夫人說其詳細。金公歸來。夫人果與說明其意。金公道。白老原是忠義之人。又名人子孫。其子亦少年才俊。連姻甚當。只是他來求婚。方好。夫人道。今可先絕求婚者。雖女兒百歲。竟為白氏之人矣。

金公遂告辭媒妁求婚者方息再說婉兒一路行來將到新城縣思量道我若自去求婚倘金家不受聘禮奈何聞得魏相公乃杭城大使且喜帶有禮物送他我竟托主人之意央他求婚必然妥當算計是了竟投魏家來非瑕知是眉仙差來的出來慰問婉兒下禮道小人是青州白相公差來的多拜上魏相公因路遠不便致禮聊敬二物少伸別意遂取出金扇古硯又道這是送與沈何二相公的小人不認得要煩相公使人轉送去魏非瑕道千里思故交足見其鍾於情義也遂留婉兒住下婉兒以求婚之意說與非瑕非瑕大喜使人去邀何沈二友隨即到來非瑕說眉仙致禮求婚之意三友欣然樂從同至金家來金公迎入叙禮畢三人道老親翁某歸晚輩有失迎問惶怖之極金公遜讓獻茶過非瑕道晚輩有一事相懇未知老親翁可納聽乎金公請教非瑕道晚輩此來為令聞秀求婚之事金公道小女已字人矣三人各吃一驚又問道字於何人金公沉吟不語對三人道三君所言求婚者何人非瑕道是個少年才子今世獨步的曾在尊府為西賓即白御史之子名引號眉仙者金公道聞得在舍西賓說是今歲辭去的只是他在青州三君何以為彼求婚非瑕道白兄在

府時曾與晚輩契結。今特令人到舍。故爾來求。遂出自
公聘書與金公看。金公道。既承三君作伐。老夫敢不從
命。但不知幾時行聘。三人齊聲道。既蒙老親翁金諾。明
日就過聘了。金公留三人小飯。三人再四致謝而別。三
人路上議道。金老先言其女已字人。後又允從。不知何
意。且不要管。明日竟行聘便了。且說金公送別三人進
去。對夫人道。今日魏非瑕同着何聖之沈雲朋三人來
求女兒姻事。夫人忙問道。怎麼了。金公道。我因他說求
婚。反吃一驚。別的好回他。三人來說。女兒尚未納聘。如
何支吾得過。後說出來。是青州白氏求婚。夫人忙道。可

曾許他。金公道。我已許下他。明日就行聘了。此三人作
成。亦不俗。言訖。遂於袖中取出聘書。付與夫人藏好。又
對夫人道。既結了婚。就該兩便做去。他路隔千里。日後
成婚。難於跋涉。今我要青州赴任。不若竟送女兒到他
家去。結褵何如。夫人大喜道。老翁所見極是。明日魏非
瑕將聘禮貯於盒內。命婉兒撥着。自己原拉沈河二友
齊到金家。金公受了聘禮。致謝三人。邊入後堂。已設下
極盛酒席。各遜位而坐。婉兒外廂款待。金公就座中將
赴任送婚之意。告於三人。三人大喜。席散告辭。婉兒拜
謝。非瑕隨即寫書。分付婉兒先回。說受聘送婚之意。先

要整婚成婚之事。金公就備兩隻大座船。整治行裝。同夫人鳳娘霞簫金聲一齊下船。時紅英已嫁人。新詩一婢名喚兩蘭。作陪嫁。金公命將大門封鎖。貼上告示。只留兩個家人看守。時老僕已死。家人於後門出入。分派停當。將開船去。魏何沈三人差人送添粧之禮。又送與眉仙賀儀。煩金公帶去。金公收下。發帖致謝。然後望青州來。一路風光耀眼。將至青州。起早對金聲道。我皇命在身。不得先治私事。你可送了鳳娘去。然後到州裡來。遂分二路。金公與胡夫人往青州去。金聲同鳳娘霞簫兩蘭到白家來。那時天別不能盡狀。白家打聽得到了。遂差花錦慢安車四輛。駁馬一匹。接看到留隱村來。已停在門首。白公送化了。知合馬。伴婆扶二佳人出了安車。進堂上來。一男二女。交拜天地。又拜了白公與夫人。進房吃了合巹。盃盞諸禮完畢。白公與眉仙出來迎金聲。入云。亦見了禮。伴婆又領兩蘭拜見。就設筵於堂中。都結綵張燈。入座飲酒。各役人俱賞犒而去。金聲與眉仙。雖曰新郎舅實是舊師生。相見甚歡。盡興而飲。遂留宿。金聲於外廂。諸事完畢。眉仙遂進房去。與鳳娘霞簫重新叙禮。坐於燈前。話舊。鳳娘取出珊瑚鞭。送還眉仙。曰。今日雙珠還合浦。誠大幸也。眉仙亦取出琥珀連環。送

還鳳娘曰。幾年想念。今日方諧。又笑語了片時。三人同
寢。兩蘭睡於外房。是夜芙蓉衾暖。好教玉漏停催。雲雨
臺成。永訂山盟。不變成婚之後。三人情好。自不必說。白
公夫婦。見二媳婦。工容才德。亦歡喜不勝。金聲住了數
日。拜別往青州去了。一日鳳娘說起魏非假。何聖之沈
雲朋三人求婚。臨起身。又送添粧之敬。併致賀禮。與眉
仙。眉山嘆道。天涯一面。遂爾隔日。真斯世之義俠也。因
而思及袁漸陸方端如。二友之事。不覺墮下淚來。鳳娘
問道。有何傷感。而墮淚。眉仙將昔年遊難始末。恨由及
袁漸陸方端如。委曲周全。分路尋覓。至今未還。細述一
遍。夫妻三人。嘆息不已。但未知袁漸陸往北路尋眉仙
怎生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截渡贏資登彼岸

分庄娶室續前絃

詩曰。桃花點點。山中雨。

楊柳青青。水面絲。

春色惱人牽別恨。

錦成乘興寫相思。

小牕鸚鵡呼春夢。

芳樹提壺促醉期。

惆悵百年今已半。

花前時復玉樽隨。

再說袁漸陸。同劉劍望北路來尋白眉仙。一路上飢寒
渴飲。夜宿曉行。東尋西覓。並無踪跡。將有三年。二人無

奈只得求神問卜。也有說尋不着的。也有說只在目前就遇的。也有說再往此去。自然尋着的。二人聽了。疑惑不決。劉釗道。在此多時。尋覓不出。如今且過黃河去看。二人遂過了黃河。又經了幾個府縣。只是無些影響。袁漸陸尋得沒擺佈。只得心生一計。買了四五尺一幅白布。寫了眉仙面貌。鄉貫。曳於竹竿之上。叫劉釗揀着名處訪問。只是不見漸陸。又思一策。做一歌謠。命劉釗口中唱說道。

白眉仙。白眉仙。到處尋不見。有人知道報我們。賞他寶鈔三十貫。決不食言。鈔兒現

帶在身邊。

劉釗一頭走。一頭念此謠。逢府叫尋十日。逢縣叫尋五日。逢鄉村叫尋三日。自此兒童聞之。都駭咲。依劉釗言。時常唱念。袁漸陸與歌謠傳播。或眉仙可知消息。誰知竟無音耗。一日二人叫尋至一村中。叫了兩日。只得往前行去。過了數里荒地。只見前面隔着一條河。廣闊有二三里。並無舟楫往來。二人站立等了半日。只見官道上。一人走來。劉釗問道。此河甚名。這裡是何地方。可有渡船的。那人道。這裡是臨洮府蒲源縣。此河舊名蒼津。今改名截渡。袁漸陸道。何改此名。那人道。此去從小路

有二里。就有一渡船。駕船兄弟二人。一喚強凌弱。一喚強暴寡。克悍無比。每渡一人。要白銀一兩。若少與他。到彼岸。不許上涯。補足其數。放你上涯。如無。竟將渡船一側。傾落水中而死。故此今改名截渡。劉劍道為何官府不治他。難道再無別隻渡船的。那人道。他所統的渡銀。每日幾十兩。他時常送與官府。官府誰去治他。曾有幾隻渡船。都被他截沉。衆人見他克惡。誰敢與他爭論。袁漸陸道。清平世界。妖魔小醜。遂敢逞亮。豈不令人憤怒。劉劍道。我們竟去要他渡過。看他怎麼。遂謝了那人。打從小路而來。見一隻渡船。泊於岸邊。船中有幾個人坐着。船頭一人。拄着篙子在河。把身子斜倚着後船。一人橫着身。睡在船板上。劉劍道。此二人相貌兇狠。想是二強兄弟了。劉劍放下布竿。行囊在路傍。叫袁漸陸守着。自己走近船邊。竟跨下去道。快些渡我過去。船頭上一人亂喊道。死蠻驢。不知咱老爺的法度。渡錢也不送。攔下咱老爺的船來。劉劍立住了。睜眼大喝道。你要渡錢。就與你幾文便了。怎就罵人。船中人聽了。都大咲起來。道。你遠方人。不曉得這船上的。是強。大爺。船頭上是強。二爺。有規矩的。先送銀一兩。然後上船。內中一人指袁漸陸道。那一位可是一起的。劉劍道。正是。衆人道。強大。

爺看我們衆人面上。他遠來的二人提送了一兩銀子。罷強二道。不要睜這眼。一兩九錢九分。也不肯的。劉劍道。放屁。我不知走過了多少江湖。那裡有擺一個渡兒。要一兩銀子。若叫你的船長行。要幾千麼。我二人只與你二錢銀子。偏要你渡我過去。看你們怎麼樣。我二強見劉劍出言粗莽。形狀異常。也不十分兇狠。強大道。不與你這蠻驢開口。有二兩銀子。渡你二人過去。沒有銀子。請站在岸上。難道你飛了過去。不成。只這一句。正搔着了劉劍的癢處。遂假意慢慢的道。我若飛了過去。你便怎麼。二強料是飛不過的。遂高聲道。你若飛了過去。將船中渡錢盡送與你。今後只要一錢。一渡劉劍道。你今日有多少渡錢了。強大道。我一日三渡。每十人一渡。今第三渡。船中有七個人了。一兩一個算去。劉劍道。不要反悔。船中人見說。若飛過去了。今後只要一錢銀子。一渡齊聲道。我們衆人做保證。強老爺決不反悔。強大道。你不能飛過。輸甚與我。劉劍道。我若飛不過。這行李盤纏都送與你。若我飛了過去。那位相公行李。要你送過來的衆人。又道。這小事。不消說得。劉劍大喜。走來對袁漸陸說。知其意。將衣裳束緊。將布竿挾在手中。視那河面也濶。有里許。遂喊道。你們開眼。看着衆人都抬

頭來看劉釗將身儘力一縱高有數丈復橫着布竿將身一側直卸到彼岸挺然立於涯上衆人都加手額上曰。真天神也。遂於船中叩首羅拜。二強嚇得軟做一堆。劉釗於隔岸大喚呼道。快送我袁老爺過來。衆人也不由二強做主。竟請漸陸下船替他扛了行囊撐篙的撐篙搖櫓的搖櫓。不一時到岸。漸陸上了涯。劉釗奔下船道。如今可送銀子與我老爺罷。二強只得掙扎起來。到後艙將渡銀并做一包。雙手遞與劉釗。劉釗抓一把與衆人道。想是你們渡銀也。在裡頭原還了你們。衆人大喜亦登岸作謝。問二位姓名。劉釗道。那位相公。姓袁號做漸陸。我姓劉名釗。江湖上綽號做黑飛神。衆人都點頭道。是個黑飛神老爺。說罷各散去了。二強在船上亦記得劉釗名號。只是自己失言。悔恨不已。只得搖船去了。劉釗將銀子藏在身邊。對袁漸陸道。我們微幸。正盤費將乏。得此一包橫財。袁漸陸道。你將縱時。為甚挾着布竿。劉釗道。布竿有四五尺。挾之而縱。布上帶着風。只上不下。亦少借力。我見河面有里許。故着實縱高。趁風一卸。得登彼岸。贏其資耳。袁漸陸嘆息道。無怪你救白公出獄。易若反掌。真異人也。劉釗仍背着行囊。捐着布竿。一路叫尋肩仙去了。且說方端如乘白公所贈之驢

往北來追尋袁劉二人。尋有年餘。並無消息。只得渡過了黃河。又過了幾處府縣。路上聽得兒童唱的歌謠。是尋白眉仙的。遂問居人道。小兒所唱之謠。是誰做的。其人道。是兩個別處人。尋甚白眉仙不見。曳布於竹竿上。口中唱此謠。小兒們聽得亦學之。唱誦為樂耳。端如喜。二人有着落了。遂一路問人道。拿布竿叫喊尋人的。那裡去了。人說往那一路去了。跟尋又不見。又問人。又說往那里去了。又追尋。直至蒼津河。欲過渡。因端如有一驢。要渡銀三錢。端如道。怎麼要許多。船中人道。你若前日來。還要三兩。端如問其故。船中人道。因有一人

布竿飛過河。賭賽減價。至一錢。一渡。端如知是劉劉。遂將三錢銀子與之。牽驢下船。忙催渡過去。二強道。客官甚要緊事。這樣性急。端如道。我要尋將布竿叫喊尋人的。船中人道。前日飛過去的。就是了。二強道。你可曉得他叫甚名字。端如道。既尋他。怎麼不曉得。一個姓素。號漸陸。一姓劉。名劍。二強道。你可曉得他綽號是甚的。端如道。他綽號叫做黑飛神。二強道。你既是尋他。送你過去罷。遂還了三錢銀子。就開船過去。少頃到岸。端如稱謝了。帶驢上涯而行。白思道。好了。渡船上。不要我銀子。二人像個尋着的了。往前飛起。約有數十里。只聽得路

上人說道。方纔這人。為甚拿布竿叫喊尋人。端如忙問道。叫尋的。如今在那里。那人道。就在前面村中。端如聽了。策着驢飛騎趕近來。只聽得劉劍叫唱歌謔。端如遂接叫唱道。

白眉仙。白眉仙。南路先尋見。我今又尋着你們。不消出鈔三十貫。樂不可言。二人且住在前邊。

袁漸陸劉劍聽得背後接唱。只道是兒童學他。後見改腔而唱。袁漸陸回首一看。認得是方端如。端如跳下驢走來。漸陸忙下禮問道。方兄怎麼亦來此。劉劍亦下禮之事。袁漸陸道。你若不來。我們尋一世。也不曉得白兄在家了。三人遂一同轉來。路上又問方端如。為甚直尋至此。方端如遂將開童謔渡河不要銀。述一番。三人各大笑。回至渡口。劉劍招呼道。可渡我們過去。送三錢銀子與你。省得我飛過來。二強見是劉劍。只得搖船過來。三人一齊下船。搖至河邊。劉劍腰間取出銀子。埋兩塊與二強。二強不敢受。劉劍道。自古說。皇帝尚無白用人。豈有此理。遂登岸。將銀子丟在船中。三人前行。劉劍道。如今又不要尋白相公。又不要飛渡河。要這布竿何

道遂將布笠丟去於蒼津河中。端如自騎着騾漸陸劉劍
 各催十牌口星馳電掣。趕回家來。不幾時到了樂安縣
 三人逕到留隱村白家來。只見堂上擺下筵席。開熟果
 常。正不知為甚的。適眉仙從內走出。端如道。白兄。修席
 與我三人洗塵否。眉仙抬頭見了。忙迎下禮。指劉劍問
 道。這就是劉義士麼。劉劍向前叩頭。眉仙忙答禮扶起。
 挽二友坐了。命劉劍坐。劉劍道。我且進去見了老爺夫
 人。遂入內去。眉仙問二友往北始末。二友各將前事細
 說一番。眉仙慰勞稱謝不已。只見一少年從內走出。見
 二人叙了禮。亦陪坐。方端如仔細一看。認得是金聲。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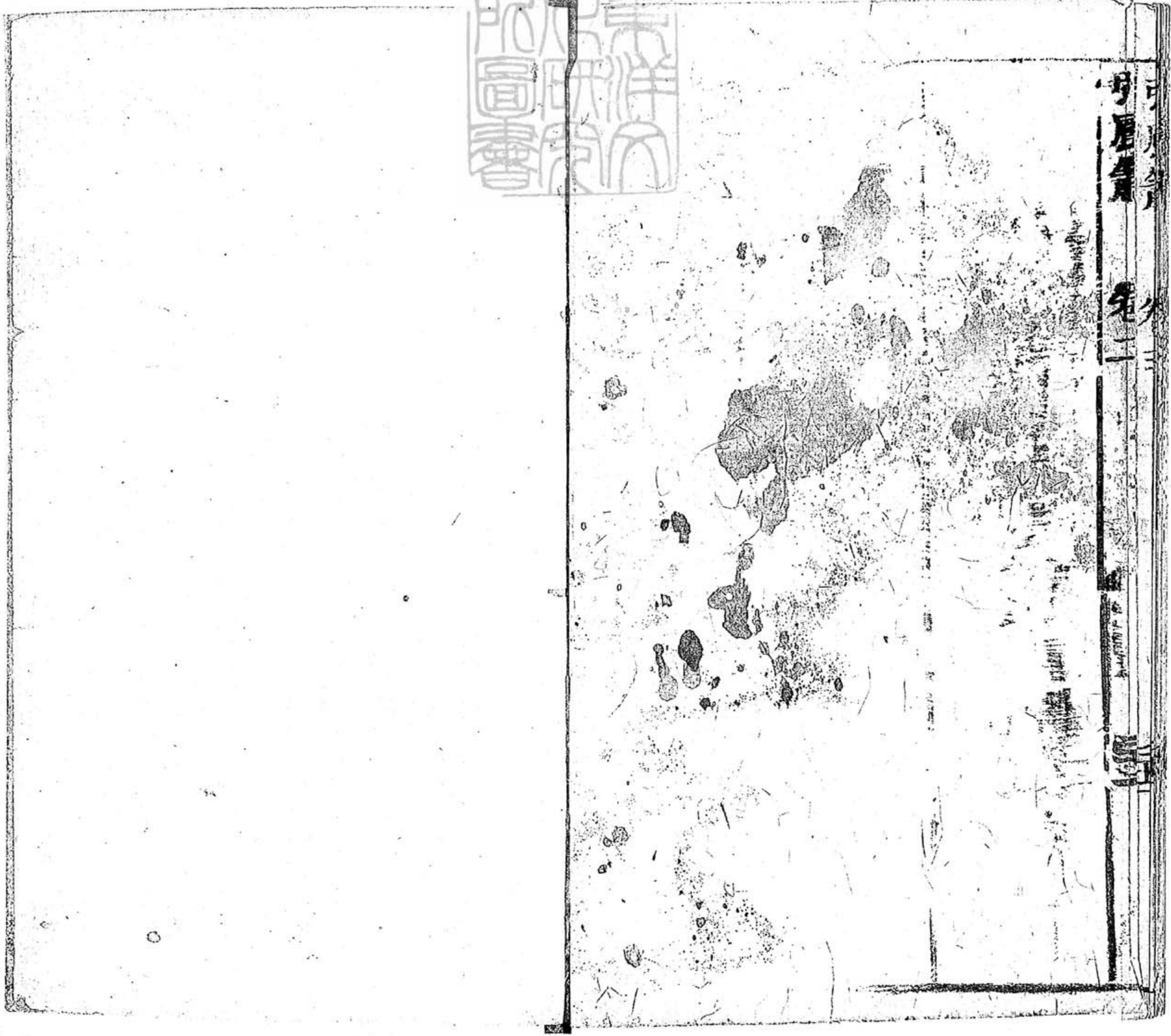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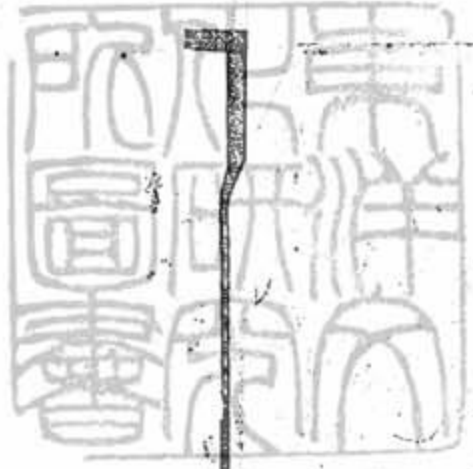
問眉仙道。令高徒何以來此。眉仙笑道。昔日是小徒。今
 日是內弟。方端如點首憶着前事。袁漸陸茫然不知。遂
 問端如。端如復述一番。漸陸道。今日方知白兄出避根
 由。端如又問道。白兄。埋過姻幾時了。眉仙道。是兄往北
 去後。就行了聘。舊年已請琴瑟。遂嘆息道。弟在家安樂
 致。二兄在外困苦。此罪奚贖。二友又問道。今日何故設
 宴。眉仙道。前日忝弄一章。今日做湯餅會。故請小舅來
 此。二友稱賀不迭。白公知二友歸了。出來拜謝。二友道。
 老伯已植芳蘭。姪輩失賀。白公道。惶恐。二君涉歷風霜
 尚未報德。且即湯餅會為洗塵。甚為失禮。遂留二友入

席。又命劉釗亦預席。金鑿與白公父子共是六人。盡歡暢飲各。大醉。二友遂留宿。明日二友告歸。白公以無物可耐。二友之勞。家藏有紅玉盃四對。今以半分贈。又將白樂天真稿各送一冊。眉仙亦各贈錦緞四端。貂裘一襲。羊脂玉硯一方。又致意道。財寶非為貴。不敢相送。只此微物。少見愚衷。各將盛於盒內。命婉兒送去。二友不敢固却。再三致謝臨別。二友又道。白兄弄璋之喜。容日奉賀。白公與眉仙金聲直送出門。端如見驢繫於牆角樹上。對白公道。老伯所贈佳驢。姪今無用。原奉璧於厩中罷。各感謝而別。白公又對眉仙道。劉釗一舉。勞苦何以酬之。他原為借錢娶妻。投我於垂斃之。意娶一妻子與他。完其夙願。眉仙道。若要娶妻與他。可買一所房屋與他居住。再分幾畝田。住與他。方完其終身之事。白公遂於宅邊蓋造幾間房屋。又分器用什物。命他住下。就央媒娶得一新寡婦。入張氏。年將四旬。與劉釗為妻。又分十畝田。二畝菜園與他。自畊自用。劉釗感恩無地。整日焚香祝頌。白公一門未知眉仙之子。可。是鳳娘生的。或是靈鷲生的。然知明白。再聽下回分解。

引鳳簫卷之三終

可居集

卷二



天
圖
書

